



# 痴情紀事

台灣

喬楚

# 痴情纪事

乔楚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陈 虹

封面设计:黄 玲

彩虹系列

痴情纪事

作者:乔楚(台湾)

---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内蒙古自治区新华书店经销

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128 千字 6 印张

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ISBN 7-204-03183-0/A·542

定价:9.80 元

## 前 言

坐在飞回台湾的班机上,我的心情一直无法平静下来,因为我整整在美国念了十年书,对台湾这块土地已经有些陌生了。

念书对我而言还算有趣,尤其大学和研究所时修过许多不同类别的课程,让我获益良多。本来以我的家境是可以继续等在美国读书的,可是父母大人下了十二追金牌召我回国,我只得乖乖收拾行李,打道回府。我依赖父母供养了二十二年,如今听话也是应当的。

在美国,大家唤我 Sue,这名字或许有式俗气,但是也很亲切好记,而我恰好就姓苏!我的人缘不差,大概是因为我总不介意把笔记借给同学吧!我的经济虽很宽裕,却总是穿牛仔裤和球鞋上学,和一般同学无异。

我没有男朋友。金发碧眼的洋鬼子父母是不会同意的,而从台湾去留学的学生也没遇到什么合适的对象。最主要的原因是——我很懒。反正到了适婚年龄,爸妈自会努力帮我安排相亲。

♥ 彩虹系列

痴情  
纪  
事

唉！只可惜此后我再无轻松的日子可过了。我没有  
兄弟姊妹，继承家族企业，舍我其谁？

## 第一章

“盼盼，你也二十二岁了，这个礼拜六年你老爸为你安排了相亲，求你大小姐千万赏脸。”

乍听到这句话，我着实愣了一下。没想到妈妈在洗尘宴上一开口说的不是到公司学习之类的话，而是帮我安排了相亲。

“相亲?! 我还不到那个年纪吧。”我十分不乐意。“我才要不那么早结婚呢!”

“谁要你一相亲就结婚? 愈早开始挑选，选择愈多啊!”爸爸对我的话十分不以为然。

“唉! 像我这样年轻又漂亮的女孩，一定是相亲市场上炙手可热的货品。”我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。

“丫头，别说什么货品不货品的，多难听! 相亲是一种很好的交往方式啊!”

唉，妈妈就是这么方板，我连应用一下经济学上的供需原理都不行吗?

“对象呢?”我无可无不可地问。

妈妈瞟了爸爸一眼，把回答的责任推到他身上，让我觉得情况有些不怪怪的。

“他事业有成，长相又好……”

“几岁?”我只想快速又清楚地得到答案。

“三十二岁的男人能有这样的成就,实在——”

“三十二岁?”我尖叫了一声,打断爸爸的话。并不是我不懂礼貌,而是这个数字太让我震惊了。难怪他们两个会闪烁其辞对方整整大了我十岁那!

“爸,你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,怎么忍心让我被一个老男人糟蹋?”

“三十二岁怎么算老!再说,毛头小子有啥好?他既成熟又稳重,而且你也认识。”

“我认识?”我左思右想,还是想不出自己什么时候认识了一个三十二岁的老男人。

“就是以前住咱们家隔壁的聂哥哥啊!你小时候不常嚷着要嫁他?”爸爸挤眉弄眼他说出答案,摆明是在嘲笑我,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去和聂永夷相亲。

“盼盼,第一次就当多个经验,你就陪着吃顿饭,没意思也无所谓。”

我倒是奇怪妈妈怎么一下子劝进,一下子劝退的?她才没聪明到会“以退为进”这一招呢!

“聂永夷是吧?”我迳自问着爸爸,“没想到他竟需要靠相亲来讨装婆。”

“唉!事实上,他结过婚也有两个孩子。你要真不想去,妈也不勉强你。部怪你爸,答应得忒快。这种男人学识。背景再好,说到底也配不上你。”

既然对象是聂永夷,那么这回相亲我是去定了。

“好吧,反正我没相过亲,就拿他当实验品好了,说不定会很有趣。”我佯装勉为其难的样子。我才不想让爸妈

看出我对聂永夷的特殊好感呢！



礼拜六，我一改平日随意的穿着，换上一件浅绿色的雪纺纱洋装，又淡淡池上了些妆。立在镜前，我忍不住顾影自怜起来，虽然称不上倾国倾城，至少还算颇具姿色。

爸妈自然也是盛装陪着我赴宴。到了约定的饱店，聂家两老及聂永夷已经在座位上等着了。

我先向久违的聂伯伯。聂伯母问好，才对聂永夷说了声：“聂大哥好。”称呼相亲的对象“大哥”也许有些不得休，可是“永夷”两个字，我就是出不了口。

“好，好。盼盼，好久不见你，愈来愈漂亮了。”聂伯母看着我的眼光简直是把当成了准媳妇。

“哪里，聂伯母一点都没有变，和十多年前一样年轻。”

这一番话让聂伯母听得心花怒放，妈妈的眼神则饱含着哀怨。没办法，对于自己的亲妈妈，我怎么说得那么肉麻的话？

“盼盼，你爸爸说你去年就拿到硕士学位了，真是杰出啊！”聂伯伯是商场著名的铁汉，居然对我这个小女娃赞誉有加，真是让我觉得受宠若惊。

但是，我最气爸爸拿我的成绩炫耀了。我自认读书认真，不过那也得有强大的财力作为后盾，所以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比别人厉害到哪儿去。

“爸，你自己不爱念书，就老爱跟别人提起我，你不是



说聂大哥是宾大的博士，那你岂不是在聂伯伯面前班门弄斧？”

爸爸笑了起来，他自有忧于常人的地方，学历低向来不会让他感到自卑。

“盼盼，你在美国待了十年，中文倒是不错啊！”聂伯伯和爸爸惺惺相惜，大概因此而对我别眼相待吧！

“哪里。多亏妈妈常寄书到美国给我，回台湾度假，爸爸也会请都是教我。”土生土长的台湾女孩可能还不会像我一样喜欢卖弄成语。

“永夷，你倒是和盼盼说话啊！今天你们两个才是主角呢！”聂伯母的话教我有些尴尬。

“盼盼，你不继续念书吗？”此话一出，我瞥见聂伯母瞪了他一眼。

“我博士课程念到一半，而且好不容易申请到当助教的机会，可惜我爸妈不肯让我念了。”我老实地回答了聂永夷的话。我绝对没有办法和穷留学生一样，靠着微薄的打工薪资和奖学金过日子。

“如果聂大哥肯出钱，你愿不愿意再回美国念书？”

气氛顿时变得死沉而凝重。聂永夷这句话简直是存心挑衅，妈妈几乎就要出言相顶了。

“我……我怎么能用你的钱？”我想聂大哥一定不喜欢我。

“啊，我看我们去楼下喝个茶，让他们年轻人多聊聊。”聂伯母连忙打圆场，拉着聂伯伯和爸妈下楼去了，留下我和聂永夷对看满桌的佳肴。

直到此时,我才放任自己细细打量他,他身材高大,是个标准的衣架子,浓眉大眼、挺直的鼻梁、线条坚毅的双唇……总而言之,他长得很好看,好看到让我自觉安全受到威胁,我从小不讳言自己挑男人最注重外表——并二不是非要俊帅绝伦,而是我觉得一个人的气质与品味可以由外表看出。

“聂大哥,多年不见,我似乎不讨你喜欢了。”我调皮地眨眨眼。

“盼盼,你变漂亮了,我并不是不喜欢你,而是不喜欢这种见面的方式。”

的确,爸妈和聂伯伯、聂伯母都有某种的虚伪,连我也是。我突然想到,如果我真的嫁给聂永夷,会是怎样的景象?事实上,我根本无法想像他把我当一个“女人”看待的样子。

“妈妈说你结过婚,怎么回事?”我忍不住好奇的问道。

“我爱上一个家世平凡的女人,然后娶了她。为此,爸妈一直很不高兴,后来她在法国度假时死于意外,我甚至觉得爸妈有点幸灾乐祸。

他说得轻描淡写,却掩不住话里深沉的哀痛。

“你还爱她?”

“嗯。”他在我面前也是但承不讳,让我既欣赏又莫名地感到心酸。

“盼盼,你该试着自由恋爱。”

“相亲也是我自己选择的。相信我爸妈的眼光并不

到哪儿去。”

他露出了今天的第一个笑容。我怎么觉得他笑起来有些孩子气呢？

“你是个乐观的人。”

我也笑了。“我有这个条件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我又问他，“你不打算再婚吗？”

“爸妈给我很大的压力。我虽已年过三年，但他们仍企图掌控我的生活。大部分的时间我很听话。”

我又笑了，大概没几个男人会承认自己在父母面前听了挡当。”

他啜了口茶，“我只选最好走的路。”

“你很聪明。”那个女人大概是他唯一一次“出轨”吧！常有人问，为何富家子女总是容易上普通小老百姓？我觉得理由真是再简单这了——因为普通小老百姓比较多嘛！

“回国后有何打算？”

“先四处走走看看，然后进爸爸的公司工作。”

他点了点头，“你是唯一的继承人。”

妈妈生了我以后，一直没再生育，爸爸也不意。虽然爸有些古板，但我认为他算是个不错的男人了，至少他没有以女嗣为藉口，在外头金屋藏娇。

“喂，你觉不觉得我们两俩相亲实在在很荒谬？”

“我是因为想看看你才来的。”

“真的？”我双眼一亮，开心地笑了。

这后，我们双聊了一会儿，聂永夷付了帐后，我们才

一起下楼去找我们的父母。他们四个人倒是有说有笑的，见我们下楼来，忙拉着我们坐下。

“盼盼，永夷没欺负你吧？”聂伯母的问让实在有点不伦不类，我瞧见聂永夷的眉头都皱起来了。

“没有，他还是把我当作妹妹一样疼爱。”我故作天真的回答，同时暗示了这次“相亲”的失败。这回换成聂永夷对我投以感激的眼光，聂伯母却满脸失望，其实我也有些失望，因为聂永夷的反应实在让我的自尊心严重受损！

“聂伯伯、聂伯母，等我赚了第一份薪水再请你们吃饭，今天是聂大哥帮我付的帐耶！”

“盼盼，你太客气了，他付帐是应该的。改天你有空再来我们家吃饭。”聂伯伯慈爱地摸摸我的头，让我怪不自在的，好在这次相亲已经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刻。



过了一个礼拜，聂伯母居然帮她儿子约我，她的理由冕堂皇得让我无法拒绝，只得乖乖答应。

星期日一早，聂永夷开车来接我，一上车，我才发现后面还坐了两个粉雕玉琢的小孩。这……这是什么情况？

“盼盼，真不好意思。我早答应孩子们今天要带他们去玩，没想到我妈又约了你。”

“哦，没关系！我要是知道情况，就不该答应取伯母的邀约。会不会害他们玩得不自在啊？”这种处境实在令我尴尬。

“不会的。”聂永夷发动了车子，问我想到哪里，我还在思考时，后座的小女孩就抢先开口了。

“爸爸，我想去麦当劳玩。”

好可怜的孩子！麦当劳是玩的地方吗？

“予勤，要有礼貌些，先听听阿姨有什么意见好不好？”

我从后照镜中看到未来的大美人嘟起嘴巴，颇为不满，我还能提别的意见吗？

“我没意见。那小弟弟觉得怎么样呢？”我发现那个小男生挺害羞的。

“我也想去麦当劳。”他斯文的、小小声地附和着姊姊。

聂永夷笑了，“麦当劳该发给他们VIP卡才是。”

到了麦当劳，两个小孩迫不及待地去抢游戏区旁的位子。聂永夷很熟练地排队等候餐点，回头拜托我跟上去看看。

星期日的平麦当劳人山人海，我们的运气不错，顺利占到四个人的位子，不久，聂永夷就端了四份儿童餐过来。

“喂，你也吃儿童餐？”我觉得好好笑。

“他们喜欢玩个。”他有些腼腆地解释，那种慈父的表情让我的心隐隐地悸动着，也说不上来是什么原因。

“予勤、予劲，跟阿姨自我介绍一下！”聂永夷喝令着他的两个孩子。

活泼的小女孩首先开口，“我叫聂予勤，我是四季幼

稚园春天班的班长。”

我看着她正经八百的得意模样，只得强忍住大笑出声的欲望。

“真的？聂予勤好厉害喔！那你可管很多小朋友罗！”唉，小孩子就是喜欢逞这种威风。

没想到她竟有些不耐烦地纠正我，“我当班长是为“小朋友服务的，才不是要管他们呢！”

这小娃娃的言下之意是：阿姨，你好没水准，你有严重内管僚心态，有再教育的需要。我想我像她一般年纪时，大概不知何谓“服务”吧！不知是她太早熟，还是台湾的民主教育太过成功？

“哦，那予勤一定是个好班长。”我只好做出如此的结论。

“予劲，换你向阿姨我介绍了。”“我叫聂予劲，我今年四岁。换你了，阿姨。”他仰着可爱的小脸向我微笑。

这个……我几百年没自我介绍过了。以前都是别问姓名，我答姓名；问兴趣，我答兴趣。

“阿姨姓苏，叫盼盼，跟你们爸爸是小时候的邻居。”我想了好久，也只能挤出这么一点话。

“爸爸，我们的阿姨怎么愈来愈多了？”古灵精怪的小女孩放下可乐，不解地问着。

我对聂永夷投以嘲讽的眼神，他则瞪了我一眼，显然是被问得无法招架。

“那你们以后叫我盼姨好了，这样子就不会跟其他的阿姨搞乱了。”

“盼姨,其他的阿姨都有送东西给我们耶!”老天,她真的只是个念幼稚园的小女孩吗?

“予勤!”聂永夷端起架子喝止她。

不知怎的,我却很想讨这两个小孩欢心。

“嗯……盼姨家里有很多玩具哦!你们等一会儿去盼姨家选好不好?”

“好!”两上小孩默契十足的同声回答,随即对他们的爸爸宣告,“爸爸,我们要去玩了!”接着但冲进了游戏间。

“我实在不怎么会带小孩。”他摇摇头笑着,眼光一直停留在游戏区里的两个小身影上。

“不会啊!我觉得你很爱他们。”

“爱他们是件很自然、很简单的事,可是管教起来却常不得要领。”

“找个女主人嘛!”这样就多个帮手了。

“我想都没想过!”他斩钉截铁地回答。

“是啊!反正他们已经有很多“阿姨”了。”

聂永夷也真是的,既然不打算再婚,相那么亲干嘛?

“盼盼!”他拍了一下我的头,一股异样的情愫迅速在我心中蔓延,教我整个人慌乱了起来,只好低头不停地喝可乐。

“盼盼,对不起,今天让你觉得无聊了。”他顺着我发,轻轻地抬起我的下巴。

老天,谁能告诉我该怎么办?我的心跳快似擂鼓,聂永夷难道不知道人他这样子已经“招惹”到我了?

“不会啦,你就当今天是带三个孩子出来玩吧!”我试

衅以轻挑的语气掩饰我的不安。

“予勤的个性一点也不像香凝，反而像你小时候。”

“乱讲！”我急急的否认。我小时候应该是很天真无邪的吧？不过，我终于知道他亡妻的名字了。“你不喜欢予勤？”

“不是啦！只是……只是根本就不像嘛！”这就是我独门自创的“苏氏辩解法”。

在麦当劳吃过早午餐后，我们又到国父纪念馆放风筝，予勤和予劲毕竟是小孩子，拿春风风筝来回地跑着，一点都不厌倦，风稍稍大了些，便赶紧对着爸爸叫“救命”，真的很有趣。

我坐在地上静静地享受午后的阳光和这一温馨的天伦图，不觉微笑起来，直到夕阳余晖洒在广场上时，聂永夷才一人牵老一个小孩离开。他们叽叽喳喳他说着话，我好似被遗忘的局外人，可是脸上的笑意却不曾褪去。

吃过晚饭，聂永夷开车送我回家。爸爸妈妈出门去参加一个酒会，大概很晚才会回来。我拿出钥匙开了门，请他们进屋坐坐，聂予勤马上提醒我要送他们玩具的承诺。我和聂永夷互视一眼，莞尔一笑。

“那你们现在到盼姨的房间挑玩具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！”他们兴高采烈地跟着我上楼。

我房间有一个透明的玻璃柜，里头摆了许多布偶，大部分都是我从国外买回来的。聂予勤很认真的挑选看，一副犹豫且为难的样子，当她一回头看到我床头的大兔子时，我不禁暗自叫苦。



“盼姨，我要那个！”她开心地指春那只无辜的兔子。

“嗯……予勤，选别的好不好？盼姨让你选两只。”

“不要！我要那只兔子。”她十分坚持。

那只兔子是我回台前夕，几位同学一起合送给我的，据说他们在梅西百货挑了好久才达成共识。一方面因它有着特殊意义，而那只兔子也实在可爱，抱起来又舒服，所以我才把它摆在就床头，没想到……

聂永夷轻易地察觉出我的为难，也加入了劝说的行列。不料聂予勤硬是不肯换，大声嚷着：“你们大人怎么可以说放不算话？”

眼看聂永夷就要发脾气了，我只好赶紧答应，“好好好，那以后予勤要代替阿姨好好照顾它哦！它叫‘California’，你也可以叫它‘加州’。”说着，我的眼泪都快掉下了，我从来不把别人送我的东西转送出去的。

“盼盼，你干嘛这么久宠小孩？”聂永夷似乎很过意不去。

“是我自己答应的嘛！”看着聂予勤抢着那只大兔子露出心满意足的微笑，我慌乱地撇开头，免得不小心哭了起来。

“予劲，阿姨桌上有火车模型哦！你要不要选一个？还是要你布偶？”我蹲下身子，亲切地问着不男孩。

“我要那个有烟囱的火车。”他很快就决定了一，我拿了个盒子把火车模型起来递给他，他突然亲了一下我的脸颊，“我好喜欢盼姨哦！”

我……我居然被一个小男生弄得脸红了！